毛詩正義卷第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須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

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按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illegible]不[illegible]
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
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
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
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箋家父字
周大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
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與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
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
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
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
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
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
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
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
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

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巳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於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至不監　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巳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總敘無視汝

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

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便而

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　傳師太師　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

尹氏為太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

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　箋此言至刑辟　正義曰此民具爾

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為興又與憂心如惔為發端由瞻見

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炎

訓為小熱也灼灸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

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

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

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

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為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外貪暴可

知　箋天下至察之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

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者責之言

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

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
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
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
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
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
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
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
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
乎　節彼至懲嗟　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
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
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
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
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
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
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

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　鄭唯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甽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政敎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

傳猗長　正義曰以菉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猗倚至齊均　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甽谷耳能實甽谷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甽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甽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敎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甽說文云甽小流也言水

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龍壟中曰畎說文云畎小流也言水

小不能自通須人畎引之則畎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
水之處亦名為畎禹貢曰羽畎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
亦人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為土恐非　傳薦重瘥病
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
釋詁文　箋天氣至大多　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
亂則為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
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
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
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　箋天下至柰何　正義曰文承
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
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
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
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以恩德止之
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
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柰何也　尹氏至我師　毛以為見

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
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
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能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
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
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
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　鄭唯氏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
傳氏本至毗厚　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有邸故爲本言是根
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
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　箋氏當至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
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轄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
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
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至膴
仕　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
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
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汝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

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汝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

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婚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禄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　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巳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近之餘同　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　箋勿當至上矣　正義曰箋以此

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
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
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
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
横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
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
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　箋殆近至人近　正義
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已身之已不宜爲已止
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
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
傳瑣瑣至曰亞　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
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
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
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箋壻之至其禄　正義曰女子子之
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

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

戚褻媟褻人所獻未必有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
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
必尊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揔言妻黨之小
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
則幽王厚於婚姻矣而角弓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
不及遠唯同類相愛婚姻謟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
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至是違　正義曰此又本尹
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
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
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上爲善亦當化上爲
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
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
傳傭均鞫盈箋盈猶至於天　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鞫盈釋
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
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

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
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
唯恨其大故經言鞫訩大戾　箋屆至至反復　正義曰釋詁云
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
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
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
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鞫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
民心互相明也爲惡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至
百姓　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
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
政不由王出也　傳病酒曰酲　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
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　箋昊天至得安　正
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
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
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且

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
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
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
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黒鳥文
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
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
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下顯諫者謂君父
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
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巳訖我殷
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
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旨同義忠臣
殷勤之向謂非人惡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至所騁　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
領不肯爲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
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

能持國平也君臣巳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耳

地蹙蹙然至狹今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
責之也　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　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
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領由人駕馭
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　傳騁極
箋馳騁無所之　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
略耳　方茂至讎矣　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
力成彼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矣欲用此矛矣以相
殺傷也既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
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
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至其正　毛以爲尹氏爲惡
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
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
致民怨也　鄭唯下句爲異餘同　傳正長　正義曰釋詁文此
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皆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
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至萬邦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

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至萬邦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

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正月至以痒　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旣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傳正月夏之四月　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

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
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
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　箋夏之至憂
傷　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
事不得則咎氣常行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
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
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駮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
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
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
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
異是義通故言之異　箋人以至甚大　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
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眞
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
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至有侮　毛以爲文武爲民
之父母而今天生我天下之民令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

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令適當我身乎詐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旣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途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己也　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　傳父母至天下　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故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擧天下之心爲之恐刺不專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　箋天使至免身　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以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去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况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

免身 憂心至之屋 毛以爲詩人言我𢟪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𢟪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禄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禄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禄乎是無禄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禄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鄭以爲作者言𢟪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禄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禄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禄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已身念我無禄自念無禄也於何從禄乃言天下皆無禄耳禄名本出於居官食禀但得禄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禄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禄也 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

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圓

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圓土以圓土表罪之輕重也非在圓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今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圓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圓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圓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圓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之圓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其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圓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　箋人之至并制　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

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被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至云憎　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維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

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乗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　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　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　傳王者至夢然　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　傳勝乗　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乗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定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乗陵殘虐之事動則爲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謂山至雎雄

有賢者而維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

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葢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令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至虺蜴　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葢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己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葢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己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爲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　傳局

曲踳累足　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
故知踳累足說文云踳小步也　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
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己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
箋局踳至陷淪　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
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　傳蜴
螈　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
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
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
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至我力　正義曰王政所
以爲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
苗以與視彼空谷阨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
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
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
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言謷言然亦不問我在位之
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　傳言朝至桀

臣　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　傳仇仇猶謷謷　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至戚之　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至助予　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

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辟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旣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國旣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旣棄輔又遇陰雨則墮敗汝之車載旣墮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旣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旣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己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　傳大車至其輔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旣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箋輸墮　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爲墮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隋　無棄至不意　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

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隤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是踰度陷絶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傳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似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絶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至爲虐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爲之憂而心中慘

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
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爲之憂而心中慘

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彼有至
慇慇　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
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
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
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　鄭以爲時權臣奢富
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婚
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
慇然孤特自傷耳　箋彼彼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
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
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傳言王至及遠
正義曰傳解婚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
近婚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
比其鄰近左右與婚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至惸獨
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
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

民今曰之無天禄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夭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　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　傳君夭之在位椓之　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之夭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　箋民於至害甚　正義曰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既爲夭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十月八章章八句　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説之故下傳曰豔妻襃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强爲與奪　箋當爲至知然　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説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

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
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

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撿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貴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熾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挍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蘖期十之世

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旣
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
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
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
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
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是一人之
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
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
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齝之妖
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
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
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
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

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

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
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
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
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至之哀　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
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
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
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
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
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
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
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
天下蒙毒故令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　鄭唯厲王時爲異傳
交日月之交會　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
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

交爲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謂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箋周之至甚惡　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

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
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

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
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知取金木爲義者
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
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
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
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
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
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
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
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
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王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
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
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

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
聖賢因事設敎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
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
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
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
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
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一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
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
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
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
也正以二分晝夜等 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
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
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

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
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

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脩善雖正
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
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
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
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
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
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
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
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
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
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
天變警人君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
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
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
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

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向劉歆等以爲
發無不應是知有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
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
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
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
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
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
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
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
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　箋微謂至其常　正義曰下章云彼
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
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
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
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脩讁見於天月

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
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脩讁見於天月
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與日食
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為重耳
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至不臧　毛以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
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
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
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
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
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　鄭唯厲王時為
異　爗爗至莫懲　毛以為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
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
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趣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
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
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為深谷岸應

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
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
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
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
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卽是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傳山頂至箋乗陵　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
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意或作嵯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
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
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乗陵者謂衆陰盛也
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
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
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歳三川
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直沸出相乗水盛漫

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
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直沸出相乘水盛漫

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
皆震不當遠至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
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
至方處　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
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棸氏
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
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
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得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
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
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爲厲王時豔妻爲后爲異　箋皇父至士
云　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
同姓刻也其番棸蹶楀單言又棸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
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
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
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

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
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
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
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
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
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
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
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
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
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品稱
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
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
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
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
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

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
不當獨爲大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
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
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
黨甚故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
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羣職故
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揔統六官之事
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至然矣　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
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破牆屋
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
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
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
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盡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
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
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
惡之　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下則汙高則萊　正義曰汙者池停水
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

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至徂向　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己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憖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　鄭唯厲王時爲異　箋專權至三卿　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云注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亦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剩之云

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
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

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
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箋憖者至衛王　正義曰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
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
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
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
定本及集本云憖者心不欲強之辭也　箋又擇至于向　正義曰知擇民
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
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偪將
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至由人　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
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
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己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
言下民競相讒慝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
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
主意競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逐為此以相

災害非從天墮也　鄭以厲王時爲異　箋孽妖至由人　正義
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人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之災害
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
之故云下民有此害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
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椽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
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至自逸　毛以爲詩人見王政
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如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
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望
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
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己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　鄭以爲
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雨無正七章上三章
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　正義曰經典無此雨
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
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

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
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

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
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至以鋪
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
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
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
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
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
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
改之乎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穀不至曰饉　正義曰釋天文李
巡曰五穀不成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
者通名爲蔬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
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
不升於民之困甚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　箋此言至侵伐
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

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旣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旣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 箋慮圖至不圖 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傳舍除 正義曰欲放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至爲惡 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旣已滅亡矣其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旣滅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 鄭以爲厲王旣爲昊天所疾故令宗周鎬京旣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 傳戾定 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 箋周宗至于彘 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

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　箋周宗至于彘　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

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與漢時不同　傳勩勞　正義曰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雖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　箋長官至罷勞　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摠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且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　箋王流至省王　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所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

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二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箋上下至于天　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至則退　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巳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巳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云也　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巳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巳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

囷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
囷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

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
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
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讒於王
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　箋兵成至歸餼　正
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
彘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
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
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
牢也　箋有可至醜正　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
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
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
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故云共
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
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
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至處休　毛以爲幽王信讒賢

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
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
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
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
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
其順說　鄭以厲王時爲異　箋不能至困病　正義曰以下能言
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
入故云旋見困病　箋巧猶至剴微　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
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
之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
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
其傍不斥言　維曰至朋友　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
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
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
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

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
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

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
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
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箋不可至二者
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
己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
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
我爲可使也　謂爾至爾室　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
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
其友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
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
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
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鄭以爲
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
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

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波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己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　傳無聲至見疾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　箋所刺至小旻　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比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

事小於上篇也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
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

或亦然也　旻天至之邛　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
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
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
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
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
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　鄭爲厲王言何曰王之此惡將止此亦
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潝
潝至胡底　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思苦其
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
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
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
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
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爲厲王時爲異　傳潝潝至乎上
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

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至于道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上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　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　箋卜筮至不中　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幷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幷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去卜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
瀆故云卜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

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言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 傳謀人至之道 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箋無進於跬步 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至于成

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臣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 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

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
賢聖者也　箋不用古至於遠　正義曰先民斥古人故知古人之法
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
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
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
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至以敗　毛以爲告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
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
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
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
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告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
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君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
餘同　傳靡止至理者　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
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
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

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 傳兼言人
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

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
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
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
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膴與
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
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
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膴音撫爲法王肅讀爲幠幠憘吳反幠大也
無大有人言少也國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
鄭說 箋止禮至云然 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考經曰容止可
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
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
哲謀肅乂以聖賢比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
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
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然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
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

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
政所致也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
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文
從明聰叡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
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
聰思叡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
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
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
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
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
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
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
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
一故也　箋王之至濁敗　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
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

一故也　箋王之至濁敗　正義曰此去無論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
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

云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傳憑陵至危殆　正義曰釋訓云憑河徒
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憑爲
陵也一非他者言唯知此暴虎憑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
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
敬則危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
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
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宛彼至二人　毛以爲言宛然翅小者是彼
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幽王
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
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
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
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
故思念之甚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宛小至可得　正義曰以
鳩是卜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

也　傳先人文武　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　傳明發發夕至明　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箋中正至以勝　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至似之　毛以爲旣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

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
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

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己民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
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 鄭
唯刺厲王爲異 傳菽藿 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
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
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 箋王位無常家
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𠙶誤 傳螟蛉至蒲盧 正義曰
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
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
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莱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 箋蒲盧至其子 正
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
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
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至所生 毛以爲
旣王位無常當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
鳴旣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

自舍夜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
此行行視朔之政與君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
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箋題之至止息　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
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眄也
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
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
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足也翼異也無肯止息時也　箋
我我至止息　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
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
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
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令我王有所成
決也　交交至能穀　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
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
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

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

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音從何而能生活乎是无可哀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箋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九

計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名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至之何　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羣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提提然聚居而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故

不得其然是以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
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寃枉問天云我罪維
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爲之憂
矣知王如之何乎　傳鸒卑居至羣貌　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
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
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
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
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
本集本並無飛字　箋彼雅至獨不　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
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鸒求食喻人相
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
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
衍字　傳幽王至殺之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
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
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卑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　傳舜之至
父母　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
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
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
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髙曰舜往于田則
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髙曰非
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
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
故太子亦可然也　踧踧至疾首　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
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茂
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
爲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
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
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
疢病如人之疾首　疾首謂頭痛也　箋此喻至四方　正義

曰此舉周道本[illegible]草之茀鄭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
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
實生茂草直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
傳惄思擣心疾　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
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箋不脫
至假寐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是也　維桑至安在　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
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
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
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
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
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　鄭唯毛裏爲異餘
同　傳父之所樹　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
傳毛在至言母　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
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

連屬辭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箋不處母之胞胎乎　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　箋此言至吉凶　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菀彼至假寐　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蜩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生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蜩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揔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爲

之憂矣不得閒暇云假寐言憂之深也　箋大者至不容　正義
曰定本無旁所二字　箋言今至所至　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
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
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
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至之知　正義曰此鹿斯與鷽
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
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
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
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也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
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
者　箋雊雉至不如　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
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
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
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傳壞瘣謂傷病　正義曰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

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尪傴内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
尪傴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傳墐路
冢至箋不忍　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
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
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至佗矣　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
褎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
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
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㢮其薪之理
矣不欲妄折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
意乃不如彼伐木折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褎姒於我太子之加罪
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箋醻旅醻　正義曰酬酢皆作酬此
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賔者賔奠之不舉謂
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
名曰旅酬謂衆相酬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
酬也　傳伐木至其理　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

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拖明隨其
理拖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　傳佗
加　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
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至我後　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
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
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
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
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默而
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
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辟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
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
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
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
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被讒恐
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　箋山高至者焉　正義曰箋顧下云無
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
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
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
踐之處而言也　傳念父至而慕　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
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
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
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案彼公孫丑稱高子
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
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
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
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
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過其
親是益踈也故曰不孝譏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
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

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
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巧言
六章章八句　悠悠至無辜　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
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
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
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
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　鄭唯言王爲亂如此
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　傳憮大
正義曰釋詁文禮内臠亦謂之膴　箋憮敖至法度　正義曰憮
傲釋言文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憮言甚大非類故
爲傲慢下旣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
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
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
之　亂之至遄已　毛以爲上旣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
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

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　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　傳僭數涵容　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　箋僭不信至不別　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不入譖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　箋君子至所生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

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諂者
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
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
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
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至之邛　正義曰上既言亂之
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
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
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止
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猒言
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
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神盟而相要東
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

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　傳盜逃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
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　箋盜謂
至諸盜　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
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
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
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
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
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
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
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餘
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　奕奕至獲之　正義曰讒人爲
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
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
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兎遇值犬則

能獲得之　傳毚兔狡兔　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
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是也
箋此四事至田犬　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
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
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宫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
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
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
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
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至厚矣　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
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
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
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
數也巧爲言語結搆虚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音相應和見人

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

不知慙愧其顔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　傳柔木椅桐梓漆　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至幾何　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　傳水草交謂之麋　正義曰釋水文　箋何人至曰何人　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傳骭瘍至爲尰　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

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至絶之　正義曰何人斯詩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絶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案此經無絶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絶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絶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絶疑者未絶則不疑者絶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絶明暴公絶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

箋暴也至國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杜預曰今河内温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

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至之云　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已貌似不安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　箋梁魚至不安　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　箋由已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已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

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敎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以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己還與和親　二人至我可　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譖己而內慙　箋二人至唁我乎　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人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至于天　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

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懟而不

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二〻慙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　傳陳堂塗

正義曰釋宫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　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

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宫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庭　箋疾疾如飄風

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至其盱　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旣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　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　箋壹者至

何病　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壹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伯氏至爾斯　正義曰旣窮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

傳土曰壎竹曰篪　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喑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鵞子鋭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

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氐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

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與鄭同也

傳三物至以詛　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

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旣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斯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揔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駮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

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賛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爲鬼至反側　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　窮極爾反側之情與得其實也　傳蜮短狐靦姡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

傳反側不正直　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
不正直也反側者飜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
其意與傳同也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
句卒章六句至奄官　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
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
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　箋巷伯至名
篇　正義曰巷伯是内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
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
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内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宫
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宫云宫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
道也王肅曰今後宫稱永巷是宫内道名也伯長也主宫内道官
之長人主之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宫内者皆奄人奄人
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内小臣者以周禮無巷
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内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
名内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

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至大甚　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搆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辛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大甚　傳萋斐至錦文　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　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

質如王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
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至與謀　正義曰旣言譖人
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爲踵兮其
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
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譖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爲始兮
其又搆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
亦因始有嫌又搆之而爲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
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己如此彼譖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其多
而能巧也　傳哆大至於是　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
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
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
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
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
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
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斯作詩之人

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譏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戸說姧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摍謂抽也言燭又言蒸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為之總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摍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准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稺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絜之名素已彰著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最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

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姧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
之事　箋踵狹而舌廣　正義曰定本踵作蹱其義俱通
緝緝至不信　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
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
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
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至汝遷　毛以爲讒
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
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鄭以
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　驕人至勞人
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巧密爲王信用彼成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
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至有昊　正義曰
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
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
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

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

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傳北方至不毛　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楊園至聽之　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此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傳楊園至丘名　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　傳寺人至此詩

正義曰毛解言巳定之意也知罪巳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 箋寺人至此官 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 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

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
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
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
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
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
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
之此言其大法耳若乃箕子之處朝鮮太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
習習至棄予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
之谷風能及於膏澤之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
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愛得成
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
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轉更棄
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箋東風至潤澤行　正義曰東風謂

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　傳言朋友至相棄　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藟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箋朋友至之甚　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至如遺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穨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　傳穨風至而成　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

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至小怨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由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大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　傳雖盛至枝者

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又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此言至小詩乎　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爲平地之草木非上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　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

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章上二句
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
箋不得至得見　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没之辭序言不得
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
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而連言病者以亡
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
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至劬勞　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
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
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
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供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
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
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　箋莪已至其事
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
也但作者以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以喻衆事
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

也〕傳蔚牡菣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
江河間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
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鋭而長一名馬新蒿　缾之至罄至
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
今缾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
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
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
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
我尚不得終養食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
死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
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
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箋缾小至恤寡　正義曰釋器云小
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
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即酌者
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

罍而少酌鉼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爲均也今鉼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鉼罄則罍盈矣罍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前王恥也 箋孝子至所至 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内耳 父兮至罔極 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又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户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 鄭以腹爲懷抱爲異 傳腹厚 正義曰釋詁文 箋父兮至懷抱 正義曰上章摠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説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

也以鞠已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至何害　正義曰孝子言己在役之苦我本從苦役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作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　箋言民至之害　正義曰自傷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己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　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徧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己國之病困焉爲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爲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揔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

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
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
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餫餫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職
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
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
困役由送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
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
周亂也告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
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
爲已怨而王政大率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
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
勞役西人之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
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
是也　箋譚國至滅譚　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

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東也　有饛至出涕　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其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旣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値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　傳饛滿至赤心　正義曰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

三尺是也鼎實煑肉也煑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爲喻

箋飱者至天下厚　正義曰箋飱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飱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飱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是也言凡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飱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飱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飱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

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諸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剌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　傳如砥至不偏　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如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失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粲粲衣服鞙鞙佩璲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　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
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傚
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
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
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
尾　小東至心疚　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
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
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
之葛屨公子以貧之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寒霜也佻佻然獨行
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困送轉餫又見使行於彼周之列位而發幣
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
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
使我心傷病焉　箋小也至不作　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
麻者以杼柚之有緯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　箋雖公子

至不得止　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被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　箋曾無至之惠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槖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有冽至可息　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

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氿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腐不中用故
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
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蓄是穫刈之
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饆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氿泉之
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
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氿泉比周王刈薪之
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氿泉之
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
之狀皆互見也　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
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
傳洌寒至憚勞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烈是洌爲寒意也說
文云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傍出名曰氿氿仄出是側出曰氿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
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
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

箋檴落至爲薪　正義曰檴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
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檴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
機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剥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
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
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至是試　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東國
譚人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曽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
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
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
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
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而驕貴也此
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　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
傳東人至鮮盛　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
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　箋東人至而已
正義曰東人言主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

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揔解之　箋舟當至之職　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求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君子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臣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　傳私人私家人　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隷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上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或以至七襄　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今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　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為玉貌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

文
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

之王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
釋訓云臯臯鞙鞙刺素飡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飡也
傳漢天至所明　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
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
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
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
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
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
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揔之使下諸星
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
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
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
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　傳跂隅貌襄反
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
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

而復反於夜也　箋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

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

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

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

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

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至之行　正義曰言雖則終日

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

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

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

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

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

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

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

傳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

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

爲何皷亦名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皷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呼爲平較兩較之内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内容物之處爲箱車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　傳日旦至庚續　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昬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傳捄畢至掩兔　正義曰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　箋祭器至鼎實　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

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
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
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
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
義為長　維南至之揭　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
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
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
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
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
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
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
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
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
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既定雖單亦通

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　傳翕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衆矣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箋翕猶引至相近　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

計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二字

